

CRAYMOND
CARVER
【雷蒙德·卡佛短篇小说集】

大教堂

Cathedral

[美] 雷蒙德·卡佛 / 著 肖铁 /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

RAYMOND
CARVER

【雷蒙德·卡佛短篇小说集】

大教堂

Cathedral

[美] 雷蒙德·卡佛 / 著 肖铁 / 译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教堂/ (美) 卡佛 (Carver, R.) 著; 肖铁译.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9.1
书名原文: Cathedral
ISBN 978-7-5447-0600-1

I. 大… II. ①卡… ②肖… III. 短篇小说 — 作品集—美国 — 现代
IV. I712.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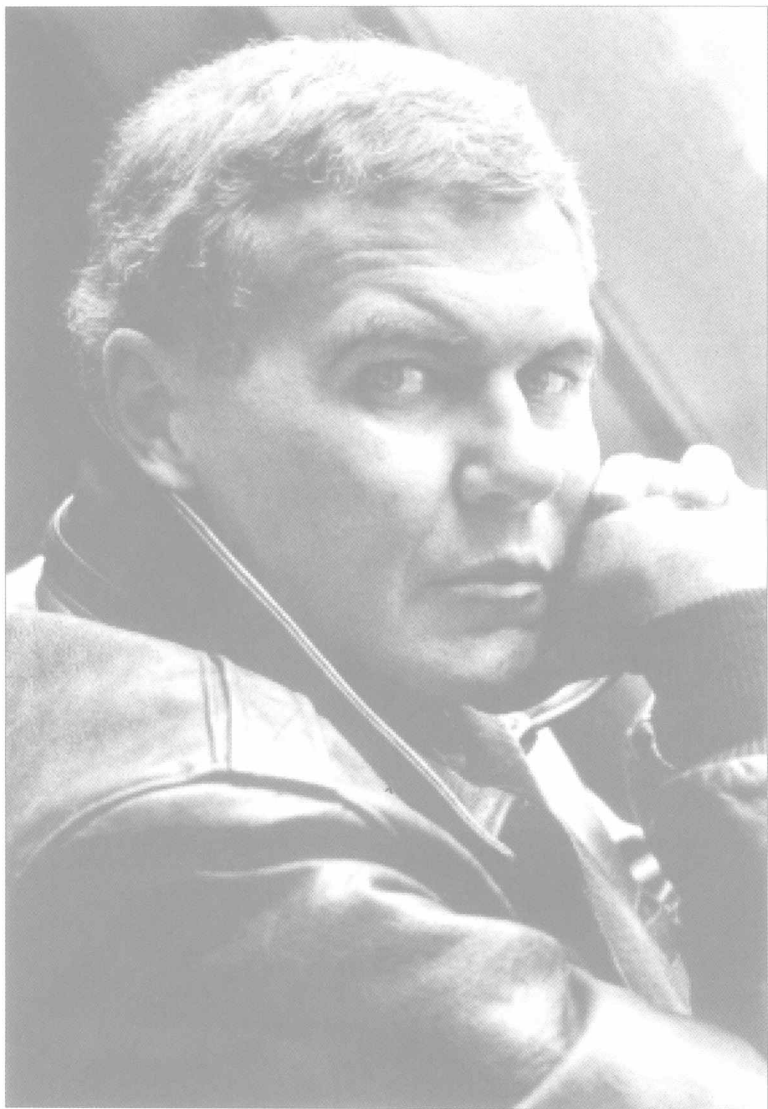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67563号

Cathedral by Raymond Carver
Copyright © 1983 to 1988 by Raymond Carver
Copyright © 1989 to 2006 by Tess Gallagher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2008 by Yilin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06-185 号

Raymond Carver: America Sl.omin No Kotoba by Haruki Murakami
Copyright © 2000 Haruki Murakami
All rights reserved.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Haruki Murakami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.

书 名 大教堂
作 者 [美国]雷蒙德·卡佛
译 者 肖 铁
责任编辑 袁 楠
原文出版 Vintage Contemporaries, 1989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插 页 4
字 数 146 千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0600-1
定 价 25.0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雷蒙德·卡佛 RAYMOND CARVER



1939年出生于俄勒冈西北部小城克拉特斯卡尼的蓝领之家。

父亲是锯木工人兼酒鬼，母亲当饭馆招待兼推销员。

1956年高中毕业，到锯木厂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。

1957年和博克小姐结婚，那年他十九岁。

1966年获衣阿华大学文学硕士。

二十岁以前已有自己的四口之家，靠替医生清洁打扫抵房租。

之后二十来年里，带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，当过加油工人、清洁工，看门人，替人摘过郁金香。就在这期间开始酗酒，一喝就是十三年。

多年辗转中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，1961年开始发表小说，1962年起发表诗歌。

1967年，《请你安静些，好吗？》被选入当年《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》；他被迫正式宣告经济破产。

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，没有停止写作，也没有停止酗酒。

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，并两次获国家艺术基金奖金。

1981年，后来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《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，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》出版。

1983年春，获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“施特劳斯津贴”，他辞掉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，成为职业作家。

同年秋，小说集《大教堂》出版（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），旋即被提名普利策奖。

1988年被提名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，获哈特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，并获布兰德斯小说奖。

《大教堂》出版五年后，也就是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写作五年后，一直把戒酒看做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，没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，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。那年他正好五十岁。

卡佛主要作品列表

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主，还有部分散文。

短篇小说集

《请你安静些，好吗？》(1967)

《愤怒的季节》(1977)

《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，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》(1981)

《大教堂》(1983)

《何方来电》(1988)

《大象》(1988)

诗集

《离克拉斯河很近》(1968)

《冬季失眠症》(1970)

《鲑鱼夜溯》(1976)

《海水交汇的地方》(1985)

《海青色》(1986)

《通往瀑布的新路》(1989)

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，写普通事物，并赋予它们
广阔而惊人的力量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

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，并随之传递给
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

[前言]

雷蒙德·卡佛：美国平民的话语

村上春树

最早翻译雷蒙德·卡佛的作品要从1983年说起了。那是篇题为《脚下流淌的深河》(*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*, 又译《水泊离家那么近》)的短篇小说。我偶然从一本选集里读到,便认定为杰作,深受感动,不能自己,一口气将它译了出来。

第二年我去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半岛,登门拜访卡佛,和他面对面地交流。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过,自己会亲手把他的作品无一遗漏地全都翻译出来。

美国文学的新经典

说起来,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,雷蒙德·卡佛的形象发生过彻底的变化。20世纪80年代初,一般的美国人几乎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。但随着他晚年文学声名渐高,且罹患肺癌,五十岁便英年早逝,卡佛这个名字竟有了些许神话般的色彩。

不过数年之后在一些人当中(也是大致能预料到的),对于卡佛的评价出现过反复。但平心而论,在美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史中,雷蒙德·卡佛乃是能够牢固占有一席之地的优秀作家,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事

实。

他的名字会在美国文学史中留下应有的位置，他留下的六十五篇短篇小说中，最少也会有六篇被当做经典长久地阅读下去。

我内心认为，卡佛的文学地位大概是介于考德威尔和斯坦贝克之间的吧。

幽默感与驱动力

卡佛无疑是一位天才的作家，但他身上丝毫没有天才的做派。他没有只为知音者率性而作的那种居高俯视的姿态。卡佛只用浅显简洁的日常语言来创作小说和诗歌，说给尽可能多的人听，或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做更深层次的述说。这是他作为作家一以贯之的态度。

当然并不止于此。他的作品之中，处处隐藏着超越日常生活的奇妙意外，有着一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痛快幽默和刺痛人心的现实感。一旦捧上手，会有一种强大的驱动力，让你不由分说一口气读到最后。这就是卡佛作品的独特魅力，大概也只能用与生俱来的“才能”来形容了。

苦难与失望的前半生

卡佛出生于俄勒冈州乡间贫穷的锯木工人家庭，成长环境根本无缘文化的熏陶。他不到二十岁就和高中的恋人结婚，要负担幼小的孩子，为日常生活所累，对人生略感幻灭的同时，逐渐对文学产生了觉悟。

他人生的前半生充满了苦难与失望。失业，酗酒，破产，妻离子散，友人背弃，坠入人生之谷底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未曾放弃对文学的追求。“自己归根到底，不过是美国的一名普通百姓。正是作为美国的平民，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。”这样的自豪感充溢在他的文学创作中。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中，这种平民的自豪感曾被长期漠视，所以卡佛的作

品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。

作品推敲细密

把程式化的语言和不必要的修饰全部去除,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以“故事”的形式,坦诚而温和地吐露自己的心声,是卡佛追求的文学境界。为此他不知多少次反复推敲改写自己的作品,让人不禁要感叹“是否凡事都需要这样较真到底呢”。

就算是已经出版了的作品,一旦有不满意,他还会修订再版。作为译者,数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当然会让我挠头,但每当见证这些他一路走来的足迹时,都为他写小说时这种实实在在的认真而深深打动,重又端正了态度。

就像见过卡佛的人众口一词的说法: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。写不张扬的小说,作不张扬的诗,自是不张扬的人。他晚年邂逅诗人苔丝·加拉赫,共同生活在一起。戒除酒瘾,重塑生活,这种被他自己称为“第二次生命”的平静氛围,孕育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。苔丝现在还把他的书房保持成原来的样子。他的打字机里还夹着雪白的纸页。仿佛一直在等待谁来敲打出那最初的一行。

【目录】

[前言] 雷蒙德·卡佛：美国平民的话语	1
羽毛	1
瑟夫的房子	29
保鲜	37
软座包厢	51
好事一小件	65
维他命	97
小心	121
火车	139
发烧	151
马笼头	183
大教堂	209
[附录一] 卡佛自话	233
[附录二] 译后记：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	239

羽毛

我工作中认识的这个朋友，巴德，有一天叫我和弗兰一起去他家吃晚饭。我不认识他老婆，他也不认识弗兰，两下就算扯平了。不过，我和巴德是朋友，我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小孩，小孩应该有八个月大了。这八个月都跑到哪里去了？这么长时间都他妈的去哪里了呢？

我还记得那天巴德带了一盒雪茄到班上，吃午饭的时候，在午餐室里分给大家抽。是那种杂货店里卖的雪茄，“荷兰大师”^①牌的。每一根雪茄上面都有一条红色标签，包装纸上写着“是个男孩！”几个字，挺显眼的。我不抽雪茄，但还是拿了一根。“再拿两根。”巴德晃了晃烟盒对我说，“我也不喜欢雪茄，是她的主意。”我知道他说的是他老婆，奥拉。

我从没见过巴德的老婆，只有一次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。是个周六下午，无聊得很，便给巴德打了个电话，看他有什么玩儿的计划。是她接的电话，话筒里传来她的声音：“喂——”我一下子有些发懵，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了。巴德倒是跟我提起过几回，但我总是一耳朵进一耳朵出。她又说了一遍“喂——”我能听见那边电视正开着。然后她问：“谁呀？”我听见小孩开始闹了。“巴德！”那个女人喊。“怎么了？”我听见巴德的声音。我还是想不起她的名字，就把电话挂了。后来在班上见到巴德，我没提打过电话的事，不过，还是兜着圈

^①原文Dutch Masters，一种因烟盒上印有伦勃朗油画而得名的廉价卷烟，在美国的销售始于1911年，1980年代末由于烟民盛行用包在这类卷烟外面的烟叶重新卷上大麻抽，来提高大麻的烈度，“荷兰大师”因而十分流行。

子让他提起了他老婆的名字。“奥拉。”他说。奥拉，我对自己说。奥拉。

那天，我们在午餐室里喝咖啡的时候，巴德跟我说：“没什么事，就我们四个。你和你媳妇儿，我和奥拉。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一起聚聚。晚上七点左右来吧。她六点喂小孩，之后弄孩子睡觉，咱们就吃饭。我们的地方不难找，这是地图。”他递给我一张纸，画满了线条，标示着大街小巷路口之类的，还有箭头指示着东西南北的方向。一个大“X”指的就是他家了。我说：“太好了，很期待的聚会啊。”不过，我发现巴德好像并不太兴奋。

那天晚上看电视时，我问弗兰去巴德那儿要不要带点东西。

弗兰反问我：“比如说带什么？他说要我们带什么了吗？我怎么知道带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”她耸着肩，瞥了我一眼。我跟她谈过巴德的事，但她不认识他，也不大想认识他。“我们可以带瓶葡萄酒去。”她说，“不过我无所谓。要不你就拿瓶酒吧。”她甩了甩头，长发在肩头摇摆。她似乎是在说，别人家的事，咱操什么心呀？你惦记点儿我、我想着点儿你就行啦。“过来。”我向她摆摆手。她朝我这边靠了一点儿，让我能够一把抱住她。弗兰的金发散在背后，清新得像夏季里的一杯饮料。我捻起她的头发，用力地闻，手缠绕在发丝里面。她让我抱她，我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，双手搂住她。

头发挡住她的眼睛时，她会很生气，一边把头发拨到肩后一边抱怨：“这头发真是一堆麻烦。”弗兰在一家奶品厂工作，上班时要把头发盘起来。每晚回家都得洗一次头，然后边看电视边不停地梳理。

偶尔她也会威胁说一定要把它剪了,但我想她不会的。她知道我有多喜欢她的头发,她知道我对她的头发喜欢得都有点儿疯狂了。我对她说过我就是因为她的头发才爱上她的。我告诉她,如果她剪了头发,说不定我就不爱她了。有时我会叫她“瑞典人”,因为瑞典人都有一头金发。“瑞典人”这个外号,她还能凑合着接受。那些我们在一起的晚上,她会一边梳着她的长发,一边和我一道大声地说出我们希望拥有的东西,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的东西。比如一辆新车,那曾是我们的愿望之一。我们也曾盼望过能一起到加拿大玩两个礼拜。但从来没有盼过的,就是孩子。我们还没有孩子的原因,是我们不想要孩子。可能以后会想要吧,我们对彼此这样说过。反正我们现在不想要,等以后再说吧,以后什么时候呢?我们想我们可能就这样一直等下去了,一直等到以后。有时晚上我们会去看电影,要不就待在家里看电视。有时弗兰会为我烤些吃的东西,不管烤什么,烤得怎么样,我们都会一口气吃完。

“他们可能不喝葡萄酒。”我说。

“就带葡萄酒吧。”弗兰说,“要是他们不喝,咱们就自己喝。”

“白的还是红的?”

“再带点儿甜品。”她没搭理我,“不过,带什么都行,我真的无所谓。巴德是你的朋友,这是你的聚会。咱们可别太当回事,小题大做的,要不我可真不想去了。我做个覆盆子咖啡蛋糕吧,或者什么别的点心。”

“他们会准备点心的。”我说,“你不会请人到家里吃饭而不做个

饭后甜点的。”

“他们可能做个大米布丁，哦，甚至果子冻之类的我们不爱吃的东西。”她说，“我都没见过那个女的，怎么知道她会做什么？如果她给我们吃果子冻怎么办？”

弗兰摇着她的头。我耸了耸肩。不过她说得有道理。

“那些巴德给你的老雪茄……”她接着说，“带上点儿。那样你们就可以饭后到客厅去抽点雪茄喝点葡萄酒，就像电影里那些人那样。”

我说：“行，那就带上咱们自己的点心。”

弗兰说：“咱们就拿一条我做的面包吧。”

巴德和奥拉住在离城差不多二十英里的地方。我和弗兰在这儿已经住了三年了，唉，却还没怎么在这边的乡间兜过风。车子开在这些蜿蜒小路上的感觉真好。刚刚傍晚，天气又好又暖和，我们看见了牧场，栅栏，还有正向着老畜棚踱步的奶牛。我们看见栅栏上长着红色翅膀的乌鸫，鸽子绕着干草棚兜圈子。还有花园之类的，野花盛开，一幢幢小房子躲开大路远远地待着。

我对弗兰说：“咱们要是能在这儿有座房子就好了。”只不过是随便想想，只不过是又一个不会实现的愿望吧。弗兰没有答话，她正忙着看巴德给的那张地图。我们开到了一个他标示该出去的路口，然后按照地图说的那样右拐，又开了正好3.3英里。路左边，我看见了一片玉米地，一个邮箱，还有一条长长的砂石铺的车道。车道的那